

KEHUANDASHIJINGDIANYICONG

科幻大师经典译丛

银河特遣队

[法]居厄等 著
刘源 改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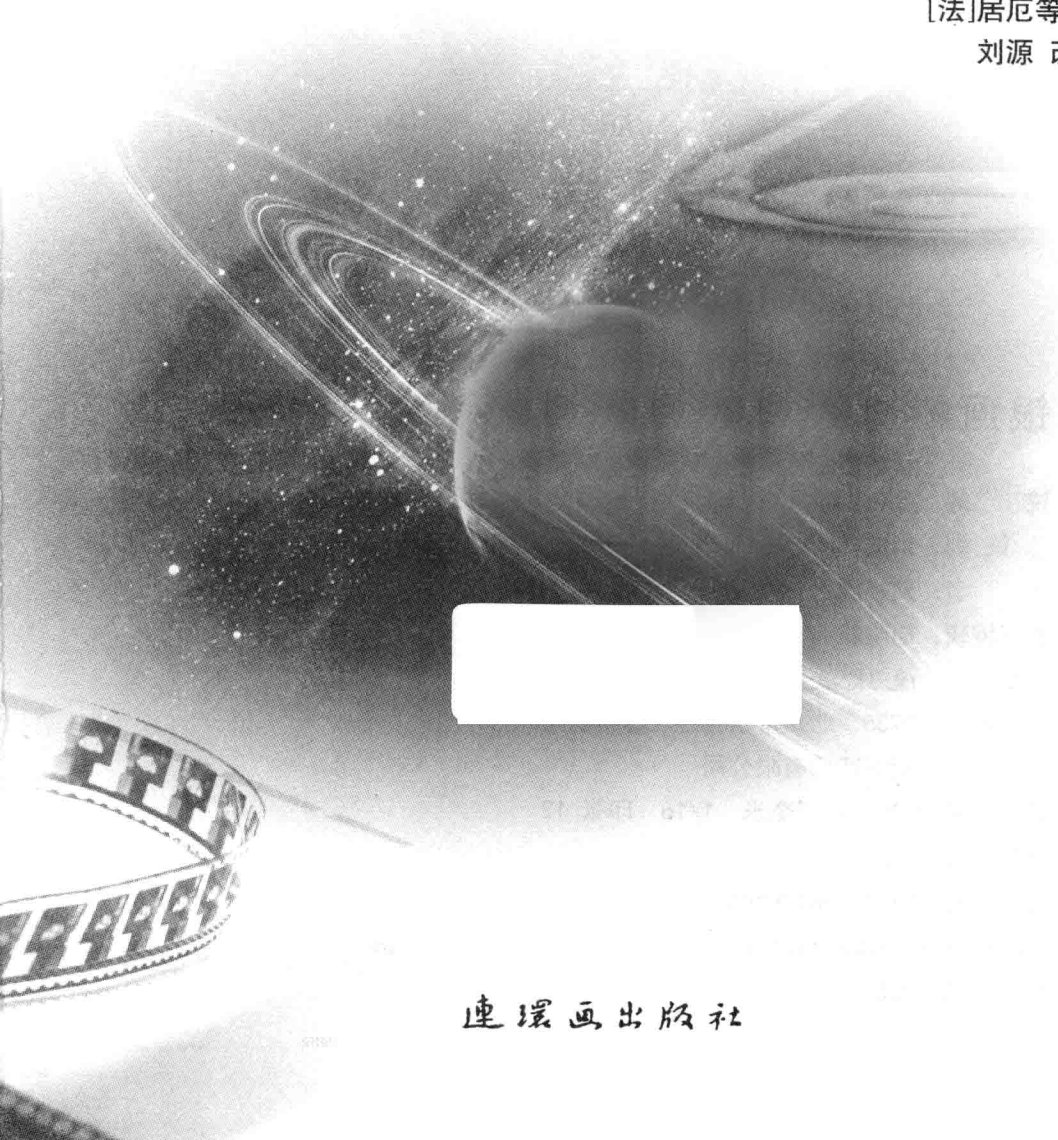
连环画出版社

科幻大师经典译丛

银河特遣队

[法]居厄等 著

刘源 改编



连环画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银河特遣队 / 刘源改编. -- 北京 : 连环画出版社,
2013.4

ISBN 978-7-5056-2473-3

I. ①银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79513号

银河特遣队

统 筹: 金色少年

总 策 划: 刘成林

作 者: 刘 源

责任编辑: 胡晓航

出版发行: 连环画出版社

(邮编: 100735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)

印刷: 北京潮河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印张 12

字数: 180千字

2014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56-2473-3

定价: 23.80元

目 录

杀人证·····	[美] 罗伯特·希克利	001
沙漠奇遇·····	[俄] 伊·罗索霍瓦茨基	021
面对死神·····	[日] 小松左京	026
天幕坠落·····	[美] 大卫·赫尔	030
生死无疆·····	[美] 史蒂芬·尼尔森	037
季雷特斯科法·····	[美] 安·杰里夫斯	062
海域历险·····	[美] 格林·道格森·杰克逊	066
布鲁克林工程·····	[美] 威廉·特恩	073
漫长的周二之夜·····	[美] R·A·拉弗蒂	083
第七次旅程·····	[波兰] 斯坦利斯洛·莱姆	090
弗兰肯斯坦·····	[英] 玛丽·雪莱	105
银河特遣队·····	[法] 吉米·居厄	109
在天涯海角·····	[俄] 奥·拉里奥诺娃	113

夜班部长.....	[意大利] 安娜·利诺纳波丽	118
一个贫瘠之冬后.....	代夫·沃尔夫顿	123
莲花井.....	[俄] 阿·卡赞采夫 马·西亚宁	145
威胁生命的石头.....	[美] 戴维·坎普顿	150
电话线路.....	[法] 吉拉德·克莱因	155
多余的我.....	[俄] 尼古拉布利兹纳科夫	162
罗西塔的婴儿.....	贝弗莉·苏瓦兹	168

杀人证

[美] 罗伯特·希克利

渔夫汤姆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将去充任职业罪犯。那天早上，绯红的太阳刚刚升起，另一颗黄色小太阳也随即升起。汤姆的村子是新吉拉维星球唯一的村庄，在广袤的绿色原始森林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白点，被两颗太阳的光辉照得熠熠发亮。

汤姆刚从美梦中醒来。他体格魁梧，身材挺拔，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。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细长的眼睛，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浑厚无邪的天性。汤姆不太忙，因为秋天才是捕鱼的季节，目前没活可干，每天光是闲逛或修理渔具。

“谁都知道屋顶应该漆成红色！”街上传来漆匠比利的嚷嚷声。

“不过教堂的屋顶从来不是红色的！”织工埃德也扯着大嗓门吼道。

汤姆皱起浓眉，他几乎快把这两周来发生的一切全给忘了，因为这些事与他无关。他套上裤子，从容不迫地来到村内的集市广场上。

广场上新建的教堂、监狱和邮局高高矗立，这都是最近两周来的突击成果。它们面对广场排列成行，没人知道它们究竟有什么用：两百年来村民们没有它们照样活得很好，不过现在当然有建造它们的道理。

大街上人群成堆。织工埃德紧皱双眉朝上仰望；漆匠比利趴在教堂尖顶的斜面上努力保持平衡，红胡子愤怒得直竖起来。

“见鬼去吧！”比利高声说，“告诉你，我上星期在书中读到屋顶应该是红的，白色的屋顶提都甬提！”

“不，你一定是搞错了！”织工说，“汤姆，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？”

汤姆耸耸肩，他没有自己的观点。这时村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，他满头大汗，衬衫的下摆照例不塞进裤子里，而是自由地在圆凸的大肚子四周晃荡。

“快下来！”他对比利喊道，“我在书里查到啦，那里说的是小小的红色学校，不是指的教堂。”

比利看起来非常生气，他本来就是容易激动的人，所有的漆匠都是爱生气的。而且自从村长上周任命他为警长后，比利的脾气变得更加暴躁了。

“可是这样的学校我们还没有呢。”比利沿着梯子爬下来。

“那我们马上就着手建造，”村长说，“而且得快。”

他抬眼望望天上，大伙都不自觉地仰望上空，不过苍穹茫茫，空空如也。

“木匠们在哪儿？”村长问，“西德、赛姆、马尔夫……你们钻到哪儿去啦？”

人群中伸出木匠西德的脑袋，他一瘸一拐地拄着拐杖走过来。上个月他在掏鸟蛋时从树上跌了下来。所有的木匠都不大会爬树。

“他们在酒店里。”西德说。

“好吧，去把他们找来，”村长说，“得造个小学校，要抓紧。告诉他们就造在监狱旁边。”他转身向着已经下到地面的漆匠比利，“你得把学校漆成鲜红色，里外都要是红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能领到警徽？”比利问，“书上说所有的警长都戴警徽的。”

“去给自己做一个好了，”村长用衬衫下摆擦擦脸说，“热死啦！要是特派员在冬天光临该有多好……啊，汤姆！渔夫汤姆！我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。走吧，我马上给你交代清楚。”

村长搂着汤姆的肩膀穿过集市广场，沿着唯一的主街道朝自己家走去。从前这条街污秽满地，不过两周来一切已经变了样。街面铺了碎石，光脚丫子走在上头不大舒服，所以村民们宁愿跨越栅栏来往。但村长当然只走街道，这是有关尊严的问题。

“村长，你知道我在休假……”

“你哪天不能休假？”村长说，“不过别安排在现在，可以把它推迟到任何时候。”

村长和汤姆一前一后进屋，村长咚的一下坐到软椅上，椅子挪得离星际电台非常近。

“汤姆，”村长开门见山地说，“你认为当个罪犯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汤姆说，“罪犯是干什么的？”

村长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，他两手搁在电台上，看上去挺神气。

“罪犯……你知道，就是……”于是村长解释起什么是罪犯。

汤姆听着听着，越听越不喜欢，他认定这一切全怪那个星际电台，要是它坏掉就好了！

所有的人都不相信那电台从前能讲话。村长换了一茬又一茬，人们相传一代又一代，那个星际电台始终摆在办公室里，满布尘垢，这是他们这颗行星和地球母星联系的唯一环节。两百年前地球和新吉拉维星，同时也和福尔德IV星、新西班牙星等其他移民星球保持联系，但后来这些联系全部中断了。因为地球上发生了战争，而新吉拉维星既渺小又遥远，它是不可能参与的。新吉拉维人一直在等候，可音信总是杳然。

后来村子里爆发瘟疫，四分之三的村民都进了坟墓。

幸好这座小而又小的村子最终恢复了元气，幸存的村民们以各自的专长谋生，他们忘却了地球。就这样，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。

可两周前那座古老的电台开始复活，它整小时整小时地噼啪作响，发出干扰声。村民们都聚在村长家附近注意倾听。

他们终于听清了那里面的说话：“你们听见我说话吗，新吉拉维星？能听到吗？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我们听得见。”村长说。

“你们这个移民地还存在吗？”

“那当然！”村长自豪地说。

那声音突然变得严厉起来，官腔官调地说：“一段时期以来由于我们内部不大稳定，所以没能和外星移民地保持联系。不过现在这已经结束了，目前需要重新建立秩序。你们新吉拉维星依旧是地球帝国的移民地，应该服从地球的法律。你们承认这一点吗？”

村长显得有些不安。在地球的所有书中都只提到有个民主星际联盟，不过

毕竟两百年过去了，名称是可能发生变化的。

“我们依然效忠于地球。”村长不失体面地答复。

“很好，那我们就不必派遣远征军团了。我们将在最近让特派员去你们那里，检查你们是否真正的遵循地球的习惯和传统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”村长忐忑地问。

严峻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：“你们当然应该明白，在宇宙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只能是我们地球人！所有其他的生物都应永远彻底地消灭掉！我们不能容忍任何外星人的渗透，希望您能懂得我的意思，将军！”

“我不是将军，我只是村长。”

“您是领头的，对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就是将军。请允许我说下去：银河系不能有外星人的地位，毫无例外！同样也不应存在和我们人类不同的任何文明。我们必须这样来治理帝国，不能允许各行其是，要建立秩序，不惜任何代价！”

村长慌忙咽了口气，双眼紧盯电台不放。

“记住，是您在统治这块地球的移民地，将军。不允许有任何偏离准则的现象，任何激进的行为，例如自由意志、自由恋爱、自由选举等都在严禁之列。我们对所有异己的事物决不手软，在移民地将建立起铁的纪律。将军，特派员在最近两周内将去你们那里，完毕。”

于是村里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研究如何刻不容缓地、以最好的方式来完成地球的指令。大家决定尽可能快地把传统生活方式改造为地球的模式，像古时书本中所说的那样。

“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罪犯？”汤姆问。

“在地球的社会中，罪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。”村长解释说，“所有书中对这一点异口同声，都说罪犯的重要性不亚于邮递员或警长。区别仅仅在于罪犯的所作所为是反社会的，他的行动会给社会带来危害，懂吗？汤姆，如果谁都对社会无害，那我们怎么能使其他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呢？那时一切都

将……”

汤姆摇摇头：“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。”

“别固执啦，汤姆。我们应该按照地球的模式来生活，所有书本上都是这么写的。关于教堂、学校、监狱……都是这样，而且所有书上都提到过有关犯罪的事情。”

“我可不愿意干这个。”汤姆说。

“你换到我的位置来想想！”村长央求道，“如果特派员来了，他见到我们的警长比利，万一想看看监狱，他可能会问：怎么连一个囚犯也没有？于是我们只好回答说：‘那是因为这里从来没有犯罪。’‘没有犯罪？’他会问，‘所有地球的移民地都有犯罪，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？’于是我只好说：‘是不明白，上周前我们甚至对犯罪还不懂呢。’特派员一定还会问：‘那你们为什么要造监狱？你们为什么还需要警长？’……”

村长停下来喘了口气：“想想吧，一切都会完蛋的。特派员马上会发觉我们已不是真正的地球人，我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在掩人耳目，我们成了异星人啦！”

“哦，原来如此。”汤姆不自觉地出声说，他被这理由说服了。

“所以，”村长迅速接着说，“我应当向特派员汇报说：这里和地球同样也有罪犯，有小偷也有杀人犯，不过我们的警长已收集了大量罪证，犯罪分子很快将被逮捕，关进监狱后再进行大赦。”

“什么叫大赦？”汤姆问。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过后再给你解释吧。好，你现在知道罪犯有多重要了吗？”

“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但为何偏偏选中我？”

“别人我都另有安排，而且你长了一双细长眼，所有罪犯的眼睛都是细长的。”

“我的眼睛并不那么细长，起码不比织工埃德的更细长！”

“汤姆，求求你了！”村长说，“其实我们人人都可以做罪犯，而你是愿意帮助我们的，对吗？”

“我当然愿意。”汤姆没把握地说。

“太好了，你将是本村的罪犯。瞧，一切手续都办好了。”

村长递给汤姆一张证明，那上面写着：

杀人证

本件持有者渔夫汤姆，被正式授权实施偷窃及谋杀。与此相应，他必须昼伏夜出，游手好闲，声名狼藉，一贯违反法律。

汤姆反复读上两遍后问：“违反什么法律呢？”

“只要我们一旦制订好，就马上通知你。”村长说，“所有的移民地都是有法律的。”

“但我究竟该干什么？”

“你得去偷窃，去杀人，这并非那么困难。”村长从书架上取下一部古老的著作《罪犯及其环境·杀人犯心理学·对盗窃动机的研究》。

“你能从这书里找到必需的一切。随便去偷吧，爱怎么偷就怎么偷，不过杀人只要一次就够了，不必搞过头。”

汤姆点点头说：“也许我该弄弄清楚再说。”

他双手抱书回到家，躺在床上研究起来。

不久就响起敲门声。

“请进！”汤姆喊，他揉揉眼睛。

木匠马尔夫（他是红发木工兄弟中最年长和最高的）和农场主乔走进来，他们带了一个布口袋。

“你已是罪犯了吗，汤姆？”马尔夫问。

“是这么回事吧。”

“那么这些东西就是送给你的。”他把袋子放到地上，从里面掏出斧头、刀子、鱼叉、木棍和粗棒。

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汤姆把脚放下问。

“送武器来呀，你说呢？”农场主乔气咻咻地说，“没有武器，你还算是个什么罪犯！汤姆，你自己该动手了，别尽等别人来伺候你！”

“村长让他担任邮递员，可他没信可送，所以心情不好。”马尔夫向汤姆解释说。这以后他们就离开了。

汤姆当然知道武器干什么用，书中对此写得很明白。不过新吉拉维星上从来没人使用过，谁都没想要用武器去对付别人。汤姆试了试刀刃，锋利无比。他的胃部不禁一阵痉挛，他觉得自己接受这个任务太冒失了。

不过眼下还不打紧，他得先读完这本书，也许到那时他能清楚了解其中的深奥含义。

他一连读了好几个小时，当中只停下一次，稍许吃点东西。这本书写得有条有理，对罪犯采用的各种方法分析得极为详尽，通俗易懂，不少地方还带有图解。但从整体上讲并没多大意义，例如，为什么需要犯罪，犯罪究竟对谁有利，能给人们带来什么等，书本都没有给出答案。汤姆翻遍全书后，又凝视罪犯们的照片，他们的面容都一本正经，聚精会神，似乎深刻理解自己对社会的价值。汤姆迫切想了解这价值究竟是什么。

“汤姆！”窗外响起村长的声音。

“我在这里。”汤姆答应说。

房门推开，村长的脑袋探进室内。他身后是农场主乔的老婆，渡船主梅里的老婆和女厨师艾丽丝。

“怎么样，汤姆？”村长问。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考虑好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吗？”

汤姆惶惶然笑了。“我还在准备，”他说，“在读书，想弄清楚……”三位可敬的妇女紧紧盯住他，使汤姆不知所措，他赶忙咽下没说完的话。

“你在白白浪费时间！”女厨师艾丽丝说。

“大家全在干活，没人坐在家里闲着。”农场主老婆说。

“偷点东西难道就那么困难吗？”渡船主老婆挑衅地问。

“她们说得对，汤姆。”村长说，“特派员随时都会到来，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个罪犯，拿什么去向他汇报呢？”

“好，好的。”汤姆说。

他把刀子和木棍塞进腰间，带上准备装赃物的口袋直接从家中走了出去。

不过往哪儿走？这时是午后三点。对偷窃最为合适的地点是集市，但是它只在黄昏前后才开业。汤姆不愿意白日行窃，这也太不专业了，而且他同时想起证书上也说过要昼伏夜出的那些话，他必须照着办，所以他决定先上酒馆坐一会儿。

集市广场已在进行以货换货的交易，商品堆放在木箱或草垫上。这里从不使用钱币，根本不存在价格问题，一小撮自制的铁钉可以换到一桶牛奶或两条鱼，一切完全决定于换货双方。

当汤姆一出现，大伙齐声吆喝起来：

“嘿，汤姆，来偷点什么吧！”

“来吧，动手吧，朋友！”

“把这个给你要吗？”

村民都想亲眼见识见识偷窃，因为这是遥远地球母星上的奇异风俗习惯，真是闻所未闻。所有的人都扔下买卖不顾，专心观察汤姆的每个细节。

汤姆发觉自己的手在颤抖。他不习惯这么多人瞧他，打算尽快结束这次行动，再说他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

他停在磨坊主老婆的水果摊前。“多好的苹果啊！”他随口说。

“新鲜极了，下午刚摘的。”磨坊主老婆说，汤姆的母亲生前和她是好友。

“不错，汁水看上去很多。”他暗自后悔刚才没有停在别的摊位前。

“他现在马上就偷吗？”人们在一旁窃窃私语，但他听得很清楚。

“别做声，注意看！”答话同样压得很低。

汤姆拿了个大苹果仔细端详，人群屏住呼吸等待着，但结果汤姆只是夸了几句又把苹果放回去了。

隔壁摊位站着裁缝麦斯和他的孩子，他今天带来的是两条被子和几件衬衫。当汤姆和一大群人朝他走来时，他腼腆地笑了。

“这件衬衫正好合你的身。”裁缝麦斯向他保证。

“哦……”汤姆接过衬衫。

人群又骚动起来，一个小姑娘简直笑出了声，汤姆刚准备解开身后的口袋。“站……站住！”漆匠比利从人群中挤出，他腰间的金属牌闪闪发光，那是地球的一枚古钱币改制的。他的表情明确表示他在履行职责。

“你打算干什么！汤姆？”比利问。

“我？……不就是瞧瞧吗？”

“就光为了瞧瞧？”比利双手反背，用鞋后跟快速一个转身，食指直指汤姆，“我看你绝不是这样，你是在准备偷窃！”

汤姆什么也没回答，他的确是在准备偷窃。

“既然我是警长，”比利说，“你汤姆是嫌疑犯，那我就得把你关进监狱，以便进一步审查处理。”

汤姆耷拉下脑袋，他没料到结局会这么快，不过他反正无所谓。

如果他被关押，那事情就会到此结束。他想，一旦他被释放出狱，不就又能回去捕鱼了吗？

可村长突然冲入人群，衬衣的下摆当然还是在他大腹便便的肚子外面飘啊飘的。

“比利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”

“执行我的任务呀，村长。汤姆的行为是可疑的，书本上说……”

“我知道书中说了些什么，”村长说，“书还是我给你的呢！但是你不能在犯罪未遂时就拘捕他。”

“可村子里再没有其他罪犯了，”比利伤心地说，“书中说过警察可以采取预防措施，我想我能阻止罪案的发生。”

村长疲倦地双手向上一击：“比利，难道你还不不懂？我们村子多少总得要有有点罪案呀！你得在这方面协助我们。”

比利耸耸肩：“好吧，村长，我只是想执行职责而已。”他闪到一边，然后猛然朝汤姆说，“你终究会被我逮住的，记住：恶有恶报！”他大步流星地走开了。

“他太急于建立功勋啦，”村长解释说，“不去管他，汤姆，你干你的。反正去偷点什么，这不就完事啦。”

汤姆默不做声，侧身挤出人群朝村外的森林走去。

“你去哪儿，汤姆？”村长追着问。

“我今天没情绪偷东西，”汤姆说，“也许要拖到明天晚上……”

“不，汤姆，现在就偷。”村长坚持说，“你就偷这件衬衫，它那么贴身。”

“汤姆，瞧！我这儿的水罐有多好！”

“来拿吧，胡桃又大又圆！”

汤姆扫了一眼，这时刀子从他腰间掉落在地，周围一阵哄然大笑。

汤姆窘得满头汗水，他赶紧把刀子插好，抓起衬衫塞进了口袋。这时，人们才向他发出赞许的笑声。

汤姆也胆怯地笑笑，心里舒坦多了。他沿着市场走动，又拿了一根绳子、一捧胡桃和一顶草帽。

“要我说，这就够了。”他对村长说。

“好吧，今天到此为止，”村长说，“不过你自己明白这并不算完，差不多全是别人送你的，最多只能算是实习。”

“哦……”汤姆顿觉大失所望。

“不过现在你已经懂得如何去偷，下次你会更加熟练的，别忘记杀人的事情。”

“真的非杀不可吗？”汤姆问。

“很遗憾，”村长说，“没有办法。我们这个移民地存在了几百年，还没有发生过一起谋杀案。要是按书上的说法，我们比别的移民地就太落后啦！”

“也许我们多少得有一次谋杀才行，”汤姆同意说，“好吧，我努力就是。”

他朝家里走去，自己点灯做饭。他觉得今天对委托给他的任务还没有尽责，决定饭后在夜幕的掩护下继续行窃。这天夜里他偷来一把铲子、一件遗留在街上的玩具、村长门外的一块青铜板，还有木匠马尔夫那把最好的锯子和农场主的镰刀。

他本准备再偷，可漆匠比利正从前面巡逻过来。他一只手紧握木棒，另一只手拿着一副自制的手铐。

汤姆屏住呼吸，紧贴墙壁，不料袋中的赃物却发出了碰撞声响。

“谁在那里！”比利咆哮道，他没听到回音，于是转身朝暗中凝视。汤姆知道比利的眼力不济，干脆一动不动。

“是你吗，汤姆？”比利用最为友善的声音问道，同时高高举起木棒，“我马上来收拾你！”比利又大吼一声。

“喂！你不能等到明早再收拾吗？”有人从卧室窗口伸头喊道，“我们要睡觉了。”

比利悻悻地走了。当他从视野中消失后，汤姆也急忙回了家，他把这次的收获倒在地板上，骄傲地看着它们，赃物使他体会到完成任务的快感。他一头躺倒在床上，呼呼大睡直到天亮。

第二天早上，汤姆去看看学校建造的进展如何，向正在干活的木匠愉快地打招呼。

“我们干得不错，”木匠马尔夫说，“不过要是我的锯子还在的话，我会更加顺手。”

“你的锯子？”汤姆纳闷地问，但他立刻醒悟了——是他昨夜偷了锯子！他当时却没意识到这东西是谁的，也从没想过这些东西是有用的，是别人必需的。

木匠马尔夫又问：“你看我能把自己的锯子收回一两个小时吗？”

“连我也不知道，”汤姆皱眉说，“它们在法律上算是赃物，这你是了解的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我只借一会儿……”

“我想你还是把它取回去，还给你算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我要退回来的！”马尔夫惶惑地说，“我怎么能留下赃物呢？”

“它就在我家，和其他偷来的东西放在一起。”

马尔夫千恩万谢后就奔去拿锯子了。

后来汤姆去了村长家，村长正在院子里仰望天空。

“汤姆，是你偷了我家的青铜板吗？”他问。

“当然，是我偷了。”汤姆答说。

“噢，我不过是问问罢了。”村长指着天空问道，“看到那个了吗？那个小太阳旁边的黑点？”

“看到了，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敢拿脑袋担保，那就是飞往我们这儿来的特派员的飞船。你的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很好。”汤姆不太有信心地说。

“谋杀计划落实了吗？”

“那还没有，”汤姆老实地承认，“我还没考虑呢。”

“上屋里来，我得和你认真谈谈。”

客厅被百叶窗挡得暗暗的，相当阴凉。村长倒了两杯饮料，还给汤姆端了张椅子。

“我们已经没时间再拖了，”村长阴郁地说，“特派员随时都会到达，而烦人的事还有很多很多。”他指指星际电台说，“它通报了关于杰贝克 IV 星发生暴动的情况，还转发了全体移民地都得进行军事总动员的命令。我从没听说过这类事，好像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。”

“您是否确定我们非得杀掉个把人不可吗？”汤姆又问。

“你不问都知道答案，”村长说，“如果我们想成为真正的地球人，就得一走到底。谋杀是我们唯一显得落后的一件事，其他一切我们都在按计划进行着。”

漆匠比利走进屋内，他身穿一身缀有金属纽扣的新蓝布制服，大模大样地坐下来。

“已经杀了什么人啦，汤姆？”

村长代为答说：“他还在打听这是不是非常必要的。”

“当然有必要，”警长说，“如果你连一件人命案件都没有，还能算是罪犯吗？”

“你想杀谁，汤姆？”村长问。